

名家傳記

新綠文社編



亡友夏穗卿先生

梁啓超

我正在這裏埋頭埋腦做我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說他父親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電氣打擊一般，驀地把三十年前的印象從悲痛裏兜轉來！幾天內天天要寫他又寫不出。今天到車站上迎太戈爾，回家來又想起穗卿了。胡亂寫了那麼幾句。

近十年來，社會上早忘卻有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貧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詩說的『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連我也輕易見不着他一面，何況別人！但是若有讀過十八九年前的新民叢報和東方雜誌的人，當知其中有署名別士的文章，讀起來令人很感覺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別士是誰？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

穗卿既不著書，又不講學，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賞的朋友偶然講講，或者在報紙上隨意寫一兩篇。——印出來的著作只有十幾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部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樣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人知道。但我敢說：

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對於佛學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認識『唯識學』價值的人，要算他頭一個。

我將來打算做一篇穗卿的傳，把他學術全部詳細說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為穗卿雖然現在纔死，然而關於他的資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現在只把我所謂『三十年前印象』寫寫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際，有他贈我兩首詩說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記不真了——原稿更

沒有。第一首卻一字不忘。請把他寫下來：

『壬辰在京師，廣坐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洎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春騎醉鶯花，秋燈挾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吾子尙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這首詩是他甲辰年游日本時贈我的，距今恰恰整二十年了。我因這首詩纔可以將我們交往的年月約略記憶轉來。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裏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麼樣便投契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土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個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會館——後來又

加入一位譚復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

這會想起來，那時候我們的思想真『浪漫』得可驚！不知從那裏會有這麼多問題，一會發生一個，一會又發生一個。我們要把宇宙間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但幫助我們解決資料卻沒有，我們便靠主觀的冥想，想得的便拿來對吵：吵到意見一致的時候，便自以爲已經解決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後來知道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發生問題的勇氣也一天減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有相當素養的人。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對於從前所學生極大的反動，不惟壓他，而且恨他。穗卿詩頭裏『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始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即基督教經典裏頭的撒但。陽烏即太陽——日中有烏是相傳

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禽賊禽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但我纔說過『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認爲已經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這是我們合奏的革命成功凱歌。讀起來可以想見當時我們狂到怎麼樣，也可以想見我們精神解放後所得的愉快怎麼樣。

穗卿的宇宙觀人生觀，常喜歡用詩寫出來。他前後作有幾十首絕句，說的都是怪話。只記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數，人天從此感參商。』

這是從地質學家所謂冰期洪水期講起，以後光怪陸離的話不知多少。當時除我和譚復生外沒有人能解他。因爲他創造許多新名詞，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可惜我

把那詩都忘記了——他家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託遙深的律詩，我只記得兩句：

『闔視吾良秋柏實，化爲瑤草洞庭深。』

譚復生和他的是：

『……金裘噴血和天鬪，黃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

這些話都是表現他們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徵。當時我也有和作，但太壞，記不得了。

簡單說：我們當時認爲：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後要不得，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

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我們的『新學』要得要不得，另一問題。但當時確用『宗教式的宣傳』去宣傳他。穗卿詩說：『嗟嗟吾黨人』穗卿沒有政治上的黨，人人共知；『吾黨』卻是學術打死仗的黨。

穗卿為什麼自名為別士呢？『別士』這句話出於墨子，是和『兼士』對稱的。墨子主張兼愛，常說『兼以易別』，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別士』。我是心醉墨學的人，所以自己號稱『任公』，又自命為『兼士』。穗卿說：『我卻不能做摩頂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聽你們墨家排擠罷。』因此自號別士。他又有兩句贈我的詩說道：『君自為繁我為簡，白雲歸去帝之君。』這是他口裏說出來我們彼此不同之點。大概他厭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興味，我們常常彼此互

規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後我們各走各路，學風便很生差別了。

穗卿又起我一個綽號叫做『佞人』，『這句話怎麼解呢？我們有一天閑談，談到這『佞』字，古人自謙便稱『不佞』，』論語又說『仁而不佞』，又說『非敢爲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麼可惜又有什麼可謙呢？因記起某部書的訓詁『佞，才也。』知道不佞卽不才，仁而不佞卽仁而無才，非敢爲佞卽不敢自命有才。然則穗卿爲什麼叫我做佞人呢？莊子天下篇論墨子學術總結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當時贈我的詩有一句『帝穀黑龍才士隱』，黑龍用墨子貴義篇的話，才士卽指墨子——他挖醋我的『墨學狂』，叫我做『才士』，再拿舊訓詁注解一番，一變便變成了『佞人！』有一年正當丁香花盛開時候，我不知往那裏去了，三天沒有見他。回來見案頭上留下他一首歪詩說道：

『不見佞人三日了，不知爲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游賞，終日栖栖爲底

忙？』

這雖不過當時一種雅謔，但令我永遠不能忘記。現在三十年前的丁香花又爛漫着開，枝頭如雪，『佞人』依舊『栖栖』，卻不見留箋的人！

我們都學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說：『怕只有法相宗纔算真佛學，』那時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初回到中國，他看見了歡喜得幾乎發狂。他又屢說：『楞嚴經是假的，』當時我不以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後來越讀楞嚴越發見他是假。我十年來久想仿闡百詩古文尚書疏證的體例著一部佛頂楞嚴經疏證。三年前見穗卿，和他談起，他很高興，還供給我許多資料。我這部書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請教我的導師了！

穗卿是最靜穆的人，常常終日對客不發一言。我記得他有一句詩『一燈靜如鷺，』我說這詩就是他自己寫照。從前我們用的兩根燈草的油燈，夜長人寂時，澄心眇虛，和他相對，好像沙灘邊白鷺翹起一足在那裏出神。穗卿這句詩固然體物入微，但也是他的人格象徵了。

『白雲歸去帝之居』。嗚呼，穗卿先生歸去了。

嗚呼！思想界革命先驅的夏穗卿先生！

嗚呼！我三十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

孫中山先生傳

因公

一 先生的故鄉

西歷一八六六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就是清同治五年，陰歷十月初六日，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縣的翠亨村，在普通的大城裏，往往有一種特殊階級，阻礙兒童平民精神的發展；先生的產生地，却是很有平民精神的鄉村。但是這個翠亨村却並不是『孤陋寡聞』的地方。說起來倒有兩個理由：（一）因為那個時候，有許多廣州和澳門的富翁看見翠亨有很好的風景，而且離城不遠，交通又便，所以都在這裏建築了別墅，時常來往。因此村中鄉人常有機會和城中市民接近，使他們的心智識見，都得着良好影響。（二）那個時候，滿清不許外國船隨意停泊，指定金星港作為外人停船之所。這港又通廣州，香港，澳門，都是商業和人口繁盛的地方，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地點。翠亨和這港很近，所以港上的事情，村中有智識的人都有機會知

道。有了這兩個原因，所以這個小小的鄉村，對於先生是很有益的，一方面使先生富有平民精神，一方面又使他眼光和識見都能擴大。

據先生告訴他的老友美國人林百克說，他記得那個時候有一位住在他家的老嫗母，從前所住的地方，可以望見金星港，就把他所見的講給先生聽。據說外國船停在那裏，常有可怕的事情發生，實在不妥當！這些外國人都很有錢。所穿的衣服都很奇怪，最覺得可異的是他們頭上一條辮子都沒有，却有不少的鬚鬚！有的鬚鬚竟像火一樣紅！她說聽人談起外國人都是用鋒利的刀子來吃東西的；並說她曾經看見有煙從外國人常用的槍裏出來；那些洋人十分暴躁。因此她見了那些洋人，心裏實在害怕。以爲中國的小孩子應該遠遠的離開他們。

這位老嫗母這樣說得有聲有色，却也有趣，倘是別的兒童聽見，不過加一層害怕心理而已。但據先生說，他當時聽了之後，從村塾課餘往田間工作的時候，心裏常常想，外國人竟是這種樣子使人不安，其中一定有什麼值得研究的事情。

先生幼時關於外國的正確智識，由回國僑民所告訴的也不少。那個時候，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正在發現金子，因人工缺少，募集華工去開掘，廣東人去了不少，他們發財回國，便把見聞的事傳了回來，所以先生幼時雖在『村塾』裏面讀舊書，對於世界大勢，已曉得不少。

二 先生的家族

先生一生為大多數的平民幸福而奮鬥到底，他的家族却也是平民的家族。他的父親小的時候，曾經到過相去三十英里的澳門，做一個裁縫的學徒。

當時澳門已是很繁華的地方，也是青年易於墮落的地方，但是他的父親因重視對於家庭的責任，渴念着翠亨。不久便情願拋棄了繁華的澳門，回去享受勞苦而淡泊的鄉村生活。

孫老先生由澳門回鄉，和那些因為花淨了錢而落魄歸家的敗家子不同。他在澳門經營縫工業，很勤慎，所以當他回鄉的時候，不但帶了所儲蓄的錢，而且學得很

好的縫紉技術，可以利用來補助耕種所得的不足。

中山先生說他的父親是很和善可親的，所以家人和同他一起的人，都很敬重他。

先生的母親也是一位仁慈的女子，和他父親終身相愛，在家庭中很快樂。

他們家裏有兩個寡婦，是孫老先生的兩個弟媳婦。這兩位弟弟是往美國加利福尼亞，相助採金去的，那裏曉得一去之後，便音信毫無，傳聞一個死在附近上海的洋面，一個死在加州產金的地方。中山先生的父母既是死者的胞兄，便接了這兩個寡婦到家裏來。

當兩個冒險者的噩耗傳到了孫家之後，全家的人都一致主張以後不准小孩子再到加州去；所以年青的中山先生，在遠遊一方面的雄心，便受了很嚴格的限制了。那裏料得到當他們相聚談及這事的時候，站在一旁裏有一個將來領導全國的小孩，不受過去的失敗所束縛，終究在外國尋着一種覺悟，使中國脫離數千年的專制政

府，使全國極力奮鬥，求國家達到自由平等的地位。

三 幼年所受的刺激

先生幼年時候（不過十二三歲）最初受着刺激的事，恐怕就在翠亨村塾中，處『老學究』教鞭嚴威之下，逼着他『莫明其土地堂』的硬背三字經。爲什麼說『莫明其土地堂』呢？因爲中國從前對於兒童的『教學法』，不教他先懂書中的意義，只強迫他面壁高聲背誦死書！別的兒童受着這種摧殘心智的野蠻方法，都忍氣吞聲的糊裏糊塗的敷衍服從罷了；這位中山先生却大不服起來！他當時的頭腦雖還幼稚，已覺得這種教學法的不合理，所以過了一個多月缺少興味的死背生活，竟站起來『提出抗議』，說他一點不懂，儘是這樣大聲唱着是沒有意思的，讀他做什麼？那『冬烘學究』看見許多小學生都在那裏大搖大擺的大聲朗誦，總以爲可以安安靜靜的一點不吃力的『身擁皋比』，忽然聽見這位未來革命領袖的『革命先聲』，不禁大嚇一跳！其先還拿出戒尺，大施其恫嚇手段，豈知終究不能屈伏這位『必求其故』的

小孩子，只得暗叫晦氣，視為例外，勉勉強強的把書中意義講給他聽。

其次使他在幼年很受刺激的。便是他目擊翠亨村人遭海盜的劫掠。有一天正在村塾裏念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喊殺聲，兵器聲，震動了全村。這是海盜對於一個由美國回來的僑商住宅的攻擊，全塾驚惶失措，師生四散找隱身之處。當他們逃避的時候，有一個學童却很勇敢的一步步往前走，毫不遲疑的到海盜搶劫的地方去看看，這位學童不是別人，就是中山先生！他看見許多海盜呼嘯而逸之後，不一會便聽見失主的怨聲，說他許多年在外得着的心血金錢，想帶回來為家族及鄉村謀利益的，都一劫而空了。倘在外國有法律的保護，何至於此！這位幼小的旁觀者聽了，就自己思索道：為什麼這位僑商冒了生命的危險用誠實賺來的金錢，外國允許他帶回來的，在中國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他這樣想，更堅決的要到外國去看看外國的方法。

四 幼時的抱不平